

元帅和总书记

〔俄〕尼·亚·津科维奇/著

袁 坚/等译



東方出版社

元帅和总书记

[俄] 尼·亚·津科维奇 著

何宏江 徐晓村 何希泉 丁晓星 译
可永真 李木兰 王谊民 袁 坚

東方出版社

D 751.2
CJ1a

Н. А. ЗЕНЬКОВИЧ

МАРШАЛЫ И ГЕНСЕКИ

СМОЛЕНСК《РУСИЧ》1997г.

译自斯摩棱斯克《РУСИЧ》出版社 1997 年俄文版

版权所有:尼·亚·津科维奇。本书中文版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通过俄罗斯著作权协会取得授权,由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备:01-2000-058

责任编辑:魏华 珞嘉(特邀)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帅和总书记/[俄]尼·亚·津科维奇著;袁坚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6

ISBN 7-5060-1177-8

I. 元…

II. ①津… ②袁…

III. 政治-苏联-1935—1991-史料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862 号

元帅和总书记

YUANSHUAI HE ZONG SHUJI

[俄]尼·亚·津科维奇著 袁坚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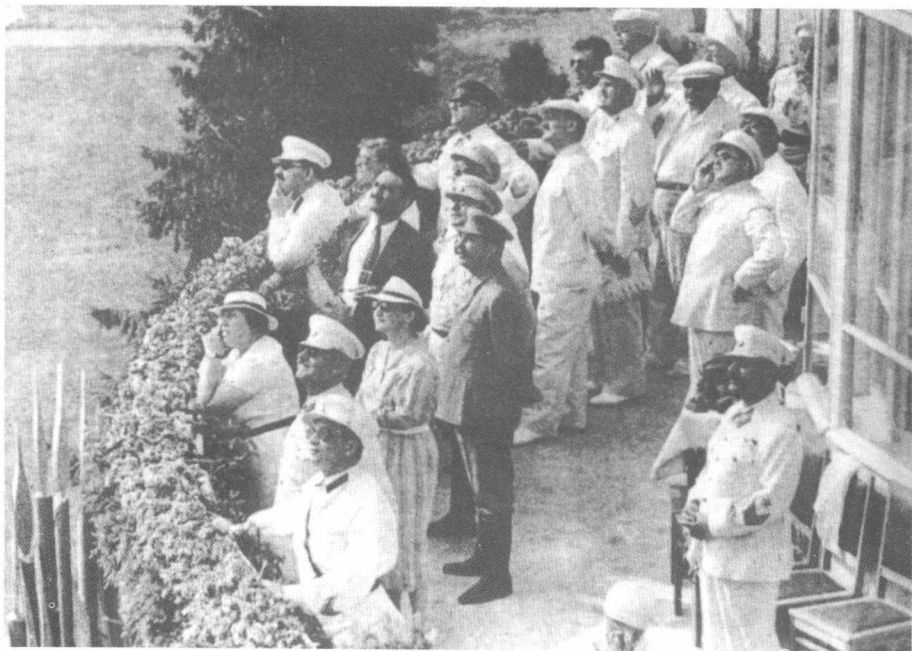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8.87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60-1177-8/D·12 定价:35.00 元

(内部发行)



约·维·斯大林与军事长官们在一起



瓦·康·布柳赫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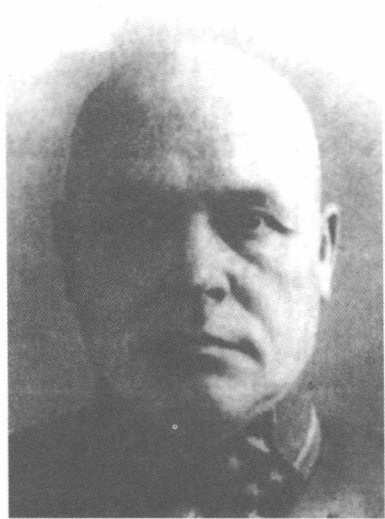
米·瓦·伏龙芝



谢·费·阿赫罗梅耶夫



格·康·朱可夫



谢·康·铁木辛哥



拉·帕·贝利亚

出 版 说 明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津科维奇是当代俄罗斯“纪实文学”的著名代表之一。1985—1991年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副局长、苏共中央新闻供稿处负责人和政治局内部新闻编辑。自1996年起在俄罗斯国家杜马机关工作。

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探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元帅之间以及军队高级将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试图通过史料，对这些问题做出“不抱成见”的回答。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苏联于90年代初解密的大量原始档案材料，这些资料对研究苏联问题、军事问题和俄罗斯问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但对作者的有些观点我们是不能苟同的，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甄别。

2000年3月

作者的话

在苏联,关于共产党总书记和元帅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来不曾有人进行过研究。这个课题原属禁区。

革命始终会造就许多杰出的战将。诚然,几乎所有这些战将,除去极少数例外,终局无不凄惨悲戚。我们不妨回顾拿破仑手下那些显赫的元帅们的盛衰消长:有的被处极刑而惨死;有的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地苟且度日。

苏联的元帅衔设立于1935年。看来,这元帅星徽之华诞在苏维埃国家并未择中吉日。第一批五位元帅到伟大卫国战争前夕还活在世间的只剩下二位。在苏维埃政权生存年间荣膺这一军衔的41位元帅中很少有人未遭到过贬黜,未经历过总书记的疑忌。

元帅银绶入狱的事何啻发生于斯大林当政时期。戈尔巴乔夫统共授于一位军人以元帅衔(赫鲁晓夫授予九位军人,勃列日涅夫授予11位军人以元帅衔),可事隔一年就把他投进了监狱牢房。

那么,这倒底是为什么呢?莫非高级军事首长因在军内享有巨大影响,真的会在背后搞一些反对文职总书记的阴谋?

现在已是不抱成见地、排除意识形态羁绊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目 录

作者的话	(1)
------------	-----

第一部 克里姆林宫里的自杀	(1)
---------------------	-----

第一章 两个葬礼	(3)
第二章 可怕的发现	(9)
第三章 “我同总统意见有分歧……”	(21)
第四章 没有发表的讲话	(50)
第五章 又一个没有发表的讲话	(57)

第二部 桀骜不驯的性格	(61)
-------------------	------

第一章 撤职	(63)
第二章 第一次被罢黜	(83)
第三章 珠宝箱	(102)
第四章 虽孤身只影,仍是危险人物	(123)

第三部 贝利亚的一百天和整个一生	(141)
------------------------	-------

第一章 改革的先驱者?	(143)
第二章 儿子和妻子的叙述	(148)
第三章 升迁之路(一)	(159)
第四章 升迁之路(二)	(169)
第五章 青少年时代	(178)
第六章 升迁之路(三)	(188)
第七章 升迁之路(四)	(203)

第八章 卢比扬卡的职业革命家	(214)
第九章 并非最后的神话	(231)
第十章 被捕之前	(236)
第十一章 被捕	(243)
第十二章 贝利亚的改革:真理和谎言	(257)
第十三章 法庭	(265)
 第四部 一位因受诬陷而被遗忘的元帅	(271)
怨结是怎样形成的	(273)
怨结之一:一次劫运难逃的受命	(281)
怨结之二:杀鸡给猴看(开场)	(290)
怨结之三:“剥夺元帅军衔……”	(299)
怨结之四:列宁格勒城下的失利	(316)
怨结之二:杀鸡给猴看(续)	(324)
怨结之五:明斯克悲剧	(328)
怨结之六:是破坏分子还是德国间谍?	(341)
怨结之二:杀鸡给猴看(续)	(360)
怨结之七:从青云路上一落千丈	(362)
怨结之八:昔为元帅,今为将军,这日子好过吗?	(379)
怨结之二:杀鸡给猴看(续)	(387)
怨结之九:如今这叫反对派……	(390)
怨结之二:杀鸡给猴看(续完)	(402)
怨结之十:“先生,砍头不要紧,不出半世纪, 平反自有人……”	(404)
怨结之十一:受害者谈自己身世	(411)
代结束语	(419)
 第五部 审讯巴甫洛夫大将	(421)

序幕	(423)
“你们发疯啦！我不是叛徒……”	(426)
“我是叛徒和阴谋参与者”	(459)
“是的，我参加了密谋”	(469)
“我失言了……”	(476)
尾声	(492)
 第六部 权杖之争中的输家	 (493)
第一章 祸兆	(495)
第二章 真心话	(500)
第三章 “囚”号	(514)
第四章 军委会议	(519)
第五章 受审，在劫难逃	(532)
第六章 “认罪”供词	(540)
第七章 意外的发现	(549)
第八章 不合时宜的证人	(559)
 第七部 剂量加倍的氯仿	 (563)

第一部

克里姆林宫里的自杀

第一章 两个葬礼

为元帅送葬的一行人稀稀落落，都是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举行与他的全国最高军衔、国内的地位和得到的战斗奖励相称的盛大的祭祀仪式。安葬也是悄悄地、不事声张地进行的。

我也跟着这人数不多的送葬行列行进。报纸上的讣告让这位苏联英雄和苏联人民代表的许多老同事提心吊胆。自我保护的本能，30年代以来固有的恐惧感使得老人们足不出户。

当时，莫斯科谣言满天飞。说阿赫罗梅耶夫涉嫌参与1991年的政变。既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普戈^①自杀了，那么在克里姆林宫里上吊身亡的阿赫罗梅耶夫自然也就难以摆脱参与政变的嫌疑。受到新闻记者围追堵截的检察院人士暗示，参与政变的人的初步供词也提到阿赫罗梅耶夫参与了政变。但是最后的答案要由侦查部门来提供。

这一点使人们马上拉开同被中伤者的距离。这个怀疑可不是开玩笑，已经出现了迫害异端分子的氛围。司法部已经向各中央机关提出质询，要求各机关立即报告有关以下问题的情况：“你们单位在8月19日至23日这一期间是否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过决定？在8月19日至23日期间你们单位的机关刊物是否刊登过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有关材料？中央是否向地区发过什么决议？你们单位的基层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

① 普戈·鲍里斯·卡尔洛维奇(1937~1991)——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长、1991年“8·19”事件时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译者

会的声明有何反应？”

提到了收集这些材料的工作人员的名字、父名、姓氏和职务以及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自上而下发来的调查提纲使许多人陷入沉思：难道全国都要卷进这场疯狂的告密运动中去吗？尽管获胜了的民主派警告过其同情者，说迫害异端是违法的，并且向左派和右派保证，奉公守法的公民尽可以放心睡大觉，但是看来迫害异端的行动还是开始了。不少历尽沧桑的谨慎的人是这样想的，因此不必责备元帅的亲友中有人没有到特罗耶库罗夫斯基公墓来履行自己作为人、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同战友的遗体告别。

如果说这些吓坏了的将军和元帅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苏联议员的缺席尚属情有可原的话（他们吃皇粮身不由己！），那么让上帝去审判那些按其在国内的地位并不受上司约束的人吧！为实现全人类价值的斗士、20世纪末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认为不必来这个墓地。这位当时的总统认为阿赫罗梅耶夫尽管获得过许多崇高的军功勋章，是全国英雄，而且是他的（惟一的！）军事顾问，却比不上3个由于偶然原因在1991年8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死去的莫斯科人。戈尔巴乔夫在他们的葬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慷慨激昂方面也不甘落在苏联总统的后面，他请求死者的双亲原谅，因为他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孩子。如果这不是发生在葬礼上，本来可以对这两位总统的竞争击节称赏，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竞相表白对这3个更多是由于自己疏忽大意而荒唐丧命的莫斯科人的爱心。有谁强迫这几个人爬上装甲车去的呢？战车在执行任务——这项任务对不对并不重要。军人不该讨论命令。当然，任何一个人的死都是不幸的，我并不要给8月危机中的牺牲者抹黑，但正如并非由我们发现的那样，事实是难以更改的：两位总统互相角逐，看谁对他们并

不认识的那几个人说的热情洋溢的话多，却不去同他们熟识的、几乎每天都见面的那个人告别。荒唐就荒唐在国家的最高公职人员去吊唁那些阻挠军人执行防止国家解体任务的人，而对那个终生捍卫这个国家、因此获得了国家最高军功奖励和称号的人却不屑一顾。

但正如上面说过的，他们，这两位总统由上帝去审判吧。我们还是回到1991年8月30日缓缓走向特罗耶库罗夫斯科公墓新挖好的墓穴的送葬行列去。在半途中，在悲哀的小白桦树林上方响起了自动步枪的枪声。后来才弄明白，这是几位战友在同刚刚埋葬在邻近的林荫道旁的退休中将韦利卡诺夫告别。他的葬礼是按符合他的将军军衔的方式进行的：有仪仗队，有军乐队，国防部送来花圈，官方人士致悼词。而对这位苏联总统顾问、苏联元帅、苏联英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却没有举行这样的葬礼。

前来为元帅送葬的老朋友为所看到的情景感到难堪。刚才守立在韦利卡诺夫墓旁的仪仗队当着他们的面登上了大轿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乐队员给乐器套上套，从他们不耐烦地注视大门方向的神色来看，他们在等车子到来，他们继仪仗队之后也准备离去。

“小伙子们，你们怎么啦？这位可是元帅！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他担任过总参谋长。等一等，你们别走！真叫人难堪……”

阿赫罗梅耶夫的几个老朋友对军乐队员和仪仗队员劝说无效。机灵的小中尉在将军面前笔挺地站着，报告说没有接到为前总参谋长和总统顾问阿赫罗梅耶夫送葬的命令。要求他们在为退休中将韦利卡诺夫送葬后立即返回。

跟这个小中尉说有什么用呢？我看着这一令人气愤的场面，想起了昨天我向国防部打听阿赫罗梅耶夫下葬日期和地点一无

所获的经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要了解的情况，甚至我认识的身居高位的将军们也都不知道。也许他们是不愿意给我提供信息吧？万一因此出点什么事呢？

40分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男人们的讲话很短，评价非常平淡。但是所有讲话的人都强调说，谢尔盖·费多罗维奇^①是一位正派的、正直的和主持正义的人。女人们大胆一些，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愤怒地说，等待着“窃取国家权力的妖魔鬼怪”的无疑将是复仇。

我是最后离开公墓的人中的一个。我转过头去看了一下山岗。缀着飘带的花圈在风中簌簌作响。我认识的德国电视台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摇动着摄像机。我们的电视台没有来人。苦涩涌上我的心头。德国的电视摄像师递给我一小塑料杯香槟酒，说：

“喝一口吧。这样会好受些。他大概对所发生的一切应负的责任最少。”

我默不作声。我得集中思想，再一次对所发生的一切好好考虑考虑。我记得在我的家里还有未经校改过的他最后一次在苏共中央新闻中心会见苏联和外国记者时的谈话记录。得把这份记录再重新读一遍。也许能在其中找到对折磨我的问题的答案。

一些紧急要办的事使我不能当天就整理记录。8月31日和9月1日也没有能着手整理。那几天是可怕的日子。苏联彻底解体已成现实。9月2日本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代表们已前来莫斯科。城里传说这次代表大会上将发生非常事件。克里姆林宫里消息灵通的朋友十分秘密地告诉我说，苏联将被

^① 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和父称，如此称呼表示尊重。——译者

邦联所取代。果然如此。会议开幕时纳扎尔巴耶夫^①宣读了戈尔巴乔夫和10个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关于这一意图的联合声明。参加邦联的形式、是否参加邦联，都由每个主权共和国独立决定。

事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着。看上去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一切，经受住了最残酷的战争考验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震荡的一切毁于一旦。头脑发昏了，接受不了关于具有全世界性质的全面大动乱的消息。在地缘政治灾难的衬托下，莫斯科飞速流传的关于9月1日深夜到9月2日凌晨，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试图凌辱已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坟墓的传闻，就使人觉得不是不现实的。

传闻得到证实。事实上，9月1日白天坟墓还安然无恙：花圈都在原地，小山岗也没有人动过。可是第二天早上，公墓主任尤里·奥季契夫看到了一幅不堪入目的景象：有人挖开了元帅的坟墓。报刊马上散布说，这一暴行具有政治性质，纷纷推测这是野蛮的跟元帅算账的方式。

不错，无处不在的记者们发现，旁边的一个坟墓也给挖开了。民警围住了两个被亵渎了的墓地。执法机关的代表对事情的原委拒不作答。至少在情况完全弄清楚以前是如此。大多数报纸持政治事件的说法。我们国家的人对政治的热中确实是没有限度的。看来那天深夜有人试图凌辱已故元帅的坟墓，但是大概由于黑夜而搞错了方位，挖开了旁边那座也是刚刚埋葬的坟墓。

几天之后，检察机关才排除了这一事件的政治动机。原来，一切更为单纯也更令人可怕。两座坟墓中的制服都丢了：阿赫罗梅耶夫的元帅服和稍早下葬的斯列金上将的上将服。盗墓者还

^① 纳扎尔巴耶夫·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1940～)——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91年12月起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译者